

## 詩人說——葉輝先生

採訪、撰文：蔡一品



翻譯葉輝，編輯葉輝，記者葉輝，知名文化人葉輝……諸多角色下，梁文道曾一語道破——葉輝終究還是個詩人。詩人 06 年退休卻從未賦閒，近年重出江湖，忙碌更甚從前。對於新雜誌，對於新角色，對於新事件，且聽詩人怎麼說。

### 詩人說，重出江湖更快樂

來到採訪地點，首先看到的是兩列《PRECIOUS》雜誌整齊地列在辦公桌後的展示板上。主編葉輝介紹說，自從他受朋友之託接管雜誌，虧損在短短幾個月內減少了一半。而所用人馬就只是眼前的五、六個 20 多歲、連校刊都未編過的職員而已。言語之間，流露出的是滿滿的成就感。

用葉輝自己的話講，退休之後他「因為太閒」而重出江湖，一

半的時間用來做這本雜誌，親自編排、邀稿、約訪問相當耗時；另一半時間用來應付稿約、出書、做電台等等。雖然比以前更忙，他卻說自己更加快樂和滿足，因為現在所做的，是他真正喜歡的東西：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對一本雜誌精心雕琢。「原先這本雜誌是走奢侈路線的，概念是 global luxury，但是我不希望這樣。」於是他把目標讀者從高消費人群調整為對文化藝術本身有很多新想法，並且渴望更多新觀點的年輕人。通過葉輝的裁剪，《PRECIOUS》娛樂休閒的內容超越了單純的娛樂，而向文化領域有了很多面的滲透。

## 詩人說，詩人是種氣質

常年玩轉多重角色的葉輝，習慣於用跳躍的思維做事撰文，因而梁文道斷言他骨子裏是詩人。

「是，我是個詩人，不受其他頭銜的影響」對於這點，葉輝肯定地回答。

葉輝眼中，詩人不單是寫詩的人，正如畫家不單只是畫畫的人，藝術家也不光是搞藝術的人。他們首先是人，除此之外在其他方面有心得，才在「人」這個字前加上相應的修飾。而詩，畫，藝術，這些東西沉澱在人的氣質中，形成人的本質，遠超出了頭銜對人的影響和限制。有人雖然一句詩都不寫，但是他的談吐、為人中顯示出詩人的審美，那他就會是一個詩人；一個人有詩人的頭銜，寫了很多詩，但是他沒有詩人的氣質，那他仍然不能算是詩人，只是在假借詩的名義騙人而已。

至於多重身份，「人其實很難忠於哪個身份，做人最重要的就是忠於自己就行了。」

## 詩人說，賈小姐不懂香港

「如果在看山的時候永遠用流水的眼光，那麼你永遠也看不出山的內涵。或者倒轉過來，如果你用山的眼光看水，那你永遠也不能理解為甚麼水要從高處往低處流而不是倒過來。」被問到之前鬧得沸沸揚揚的藝術評論事件時，葉輝並不認同賈選凝文中的觀點，給出了這樣的回應。

葉輝本人著有大量的文化藝術評論，包括《書寫浮城》、《書到用時》、《書再用時》等。他的評論也多夾帶了對香港時事的思考，而非純粹地藝術批判。對此，葉輝說，香港本身就是一個融會、混雜的地點，在這裏很少能找到純粹的藝術，亦不必苛求純粹的藝術及藝術批判，多角度的思考方式，加上對前情後理的了解，才能帶來更全面、更貼近常情常理的觀點。

我想，詩人如此委婉的表達想說的是：對於賈小姐的藝術評論也是如此。

## 結語：

詩人是隨性的，所以重出江湖，追隨自己所好；詩人是性靈的，所以角色跳躍間，忠於本心；詩人亦文亦質，所以評判時事措辭委婉而態度鮮明。採訪結束時我也想說，葉輝終究是個詩人。